

从小船到巨舰

■天 语

所,向海航副参谋长纪亭榭报到。纪副参谋长指示研究一下近期天气。我说:“有一股冷空气正向东移,尾部扫过东海后会出现短时间的坏天气。”纪副参谋长点了点头,说:“指挥所楼下有一辆陆军的汽车在等你,你马上上车去海门。”

当天下午我到了海门登陆艇大队,迎面走来一位着便衣的干部:“你是海航气象参谋李立山同志吧!”

我答:“是我。”

听这位干部的口气,像是华东军区来的。他说:“进屋吧!你看看这些东西,它们是你这次执行任务使用的器材。”他给我一一介绍,“这是报话机,有人给你调试机器你只管用,这是轻便风向风速仪,这是空盒气压表,这是炮兵用的测距仪,这是测远机(测距仪),这些东西你都会用吧?”

我回答:“都是过去用过的,会用。”

他说:“抓紧时间熟悉一下,好好休息!”

17日早晨起来,我先熟悉发报手法,又练习炮对镜、测距仪。这些仪器自从我参加1949年4月24日解放山西太原的华北最后一战之后就再没用过了,我连续练了好几遍,确信已经完全熟练了才罢休。

17日深夜登船,刚入海,顶头风速超过10米每秒,船体颠簸摇摆得十分厉害,人在上面很不舒服。下午3点钟准时到达工作海区,我刚把第一份战区天气实况发出去,守机员就开始晕船了,一个劲地呕吐。随着时间推移,风速渐渐减小,才不那么难受了。指挥所每隔15分钟要1次风速,隔30分钟要1次天气实况,我都按时发了报。

18日10点钟以后,指挥所急呼炮兵弹道修正量气象资料。远程炮兵试射敌占一江山岛,因用的修正量是17日24点以前的,风大偏差量大,经我发回去的最新风向风速修正,最后都命中了。

远程炮兵打击后不久,黑压压的机群一批批从我头顶呼啸而过,有杜二轰炸机,有拉九、拉十一战斗机,有强击机。顿时,敌占岛上火光冲天,硝烟弥漫。

登陆部队开始进攻了,前仆后继的场面很壮观,但能见度只有2.5公里,我的观测点在距敌占岛3公里的位置上,看不清楚部队登陆时的情况。

风助我一臂之力,烟云开始向南移动,守机员冲我喊:“指挥所要天气了!”

我马上把观测到的各项气象数据编成电码发出去,就这样一直坚持到黄昏,上级命令我19点撤出海区返回。撤出前我仔细测定了位置,在这次终生难忘的战斗中,我在海上的观测点位于一江山岛海门礁西北2.83公里,距离黄岩礁3.3公里处。

解放一江山岛战斗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可那轰隆隆的炮声、超低空掠海飞行的机群、迅猛的登陆船、硝烟弥漫的战斗场景却时常在我脑海里浮现,令我难以忘怀。祖国尚未统一,我虽已八十高龄,但如果战斗需要,我还愿意参加海上气象保障工作。

看到这里,我闭上眼,在脑海里还原当时的场景:一艘小型登陆船位于海战场的前沿,前方不断有炮弹落下,

小船被弹着点点击起的涌浪推搡着,摇摆不定。年轻的李立山手举风向风速仪站在船上,认真地观测、记录、编发气象报告。

小船上的李立山风华正茂、目光炯炯……

文章最后附有整整三页纸的天气实况报底,也就是他说的“工作日本资料”。我看着那一组组冒着生命危险测得的数据,不由得心中凛然,敬意陡生。

“怎么样?”李立山见我看完,放下手中的《黄帝内经》坐过来问。

“太好了!太珍贵了!”

“你觉得有用就好。”“您还研究中医?”“算了,说出来你这个小姑娘也不可能知道。我有个老领导是学医出身的,很关心气象,临终时特意把我叫到身边,说气象兵也是侦察兵,战时是要深入敌后侦察天气的,侦察兵十八般武艺都得会,学点医术对你有帮助。我觉得有道理,就答应他了。”

“什么道理呀?气象跟医术能扯到一块吗?”

李立山跟我讲起了道理,他说:“一个小分队出去侦察天气,没编制卫生员,懂医的气象兵就是香饽饽。一江山岛的任务,要是光懂气象也轮不到我,你说是吧?”

就因这朴素的想法,李立山坚持学医几十年!我被老人家的这份执着震撼了。

“老首长,学医确实有好处,至少对自己和家人的身体保健有好处。”

“光这点好处我才不学呢。”李立山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小姑娘,你还年轻,还要在气象行当里摸爬滚打,多少也学一点,将来有机会上战场说不定就用上了呢。”他站起来,把手中的《黄帝内经》郑重地递给我,“送给你,不懂的地方随时来问。”

我接过书,轻轻地点了点头。编完气象史,我就没再见过他老人家,只在逢年过节打电话问候一声。这些年,我一直是在气象行当里摸爬滚打,并取得了一些成绩,慢慢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高级工程师。

前年,我被上级选派到辽宁舰,参加航母编队远航的气象保障工作。当我坐在辽宁舰气象战位前对着电脑分析天气,保障航母舰载机飞行时,62年前深入海战场前沿观测发报的李立山的形象浮现在眼前。62年的时光里,新中国的气象事业有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军的气象保障能力更是突飞猛进。

编队进入大洋深处,我站在巨舰甲板上,沐浴着西太平洋海风,望着深蓝色的海水,想起了62年前那只在海面上摇摇晃晃的小船,一时间百感交集。从小船到巨舰,从黄水到蓝水,人民海军前进的步伐是那么的豪迈啊!然而,穿越时空隧道,回到最初的原点,又怎能忘记千千万万像李立山那样在海军建设的各条战线上苦苦追求的前辈军人呢?没有他们在枪林弹雨中将小船从近海开出去,哪有今天巨舰在远海大洋的破浪前行!

今年九月,李立山就满九十岁了。衷心希望李立山老人把自己的身体保养好,见证人民军队更加强大的明天。

★ 乡情一缕

温暖乡愁,深情凝望

时至暮春,初夏将至,又是一年谷雨时。谷雨是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农村田由秧苗初插,作物新种,雨水滋润仿佛天赐,“春雨贵如油”。古人惊呼“雨生百谷”,这便是“谷雨”的源头。

谷雨时节,南方地区“杨花落尽子规啼”,柳絮飞落,杜鹃夜啼;北方牡丹吐蕊,樱桃红熟,饕享香椿,渔民祭海。集合着古人智慧的二十四节气,不仅提示着农人耕作的节奏,也在饮食上给人们的生活增添了几分乐趣。我对谷雨时节的特殊情感,便来自香椿。

人说:雨前香椿嫩如丝。雨即谷雨,就是这份春日殊珍的最后赏味期限。幼时的老家,家家户户在门口都种有香椿树,这种不是很高的树木好像一种农家标配,数量不多,但是一定会三两株栽种在屋外。我常想,人们种梧桐因“有凤来栖”的传说,它被赋予“好运来”的美好愿景;竹子苍劲代表气节;那种香椿我实在想不出是为了什么,大概就是为了满足口福吧。

我家的老宅门口自然是有香椿树的。椿芽好像是伴着春天一起降临的,三月初就在枝头悄然绽放,嫣红成簇,细嫩娇小。从树下经过,便会闻到一股浓浓的难以形容的香气,猛地一抬头,一簇簇新绿直闯入你的眼帘。“啊!椿芽!”惊愕间我们便知道春天来了。记忆中,母亲和姨妈们是绝对不会对这些新芽动心思的,要等这些新芽多长几日,茁壮起来再去折。正所谓“椿芽越嫩越好”,这恐怕也是山东女人勤俭持家的生动体现。

不过,这些初春的椿芽还是能在集市上看到。自三月起,即有小把嫣红细嫩的枝叶,以草绳捆绑成束,少量地躺在菜市场上静候访客。这种新鲜,卖菜的人绝不为之高调吹嘘,来往行人无不知道它的好处。那时赶集,我跟随母亲随便走到那个摊子前,都有机会看到驻足流连者,拿起一把,用浓厚的乡音问:“香椿头怎么卖?”具体价格我已记不清,但是听到价格后众人的反映我倒是记忆犹

谷雨香椿味儿

■慕佩洲

新。“真贵。”纵然如此,还是卖得很快,三三两两的香椿头,渐渐就从摊位上消失了。买者,如买一段适时春光,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以赡舌腹;卖者,如卖一份春日礼物,予人享受,也补贴家用。这样想,香椿树的形象倒是高大了起来。

初春的椿芽不舍得折断,待到萌发的香椿盖满枝头时,这份春天独一无二的意味便可以享用了。采摘香椿芽的时间性很强,每年的四月中下旬为最佳采摘时机,老家俗称“打香椿”。而谷雨节气后,夏天即将到来,古语有“雨后椿芽如木质”,这时的椿芽口感便一日不如一日。

记忆中,每年谷雨前后,母亲总会利

用椿芽大做文章。我对椿味儿的钟爱,就源自小时候一到这个季节餐桌上的椿芽美食。吃香椿很有讲究,我家常见的吃法就有五六种,如香椿烙饼、香椿拌豆腐、腌香椿等。贤惠的母亲,手捧一束束刚采摘的香椿,变魔术一般让它和不同食材调和释放出最奇特的幽香。最简单的烹饪方法,往往会赋予食材最鲜活的生命。母亲喜欢把香椿洗净了下沸水焯烫,原先的深浓颜色变作最鲜嫩明亮的青绿,做法简单随意。而后切碎了的香椿加上少许咸盐腌制,或者直接用来拌豆腐。椿芽炒鸡蛋也是一绝,自家散养鸡蛋明亮的蛋黄配上惹眼的香椿,本就惹人垂涎。放入口中,不掺任何调料的香椿,在味蕾间激活出一腔饱满鲜香、浓郁滋润。明黄如春日,翠绿为春光,好似一幅山水画作,让人觉得春光浓得化不开,可全部由舌尖来领会。

我最爱的是油炸香椿。就是春季香椿树嫩叶连根带叶裹上稀面糊炸着吃,形状如小鱼儿,老家叫它“香椿鱼儿”。母亲做这个的时候,炸出来的第一口肯定要递给早就在旁巴望的我。面粉包裹下的香椿在高温中热烈地与花生油发生着反应,香椿蕴含奇特香气的汁液渗入面粉中,在油炸中被紧紧锁住。它外表金黄,香椿碧绿,外酥里嫩,咬上一口不仅香椿的气息丝毫不减,连带酥脆的质感、面粉的麦香一起,味蕾瞬间就被这些复杂的感触挤满,美不可言。这些都是童年的味道、家乡的味道。

说实话,我已经五六年没有吃过香椿了。当兵后常年在外,很难与家乡的春天相逢了。又是一年谷雨时,家乡肯定处处飘散着香椿的奇香。我问母亲今年香椿的味道如何,她回答道:一年又一年,都如此,儿子啥时候回家?香椿鱼儿第一口还给你!母亲的慈爱,让我突然间明白了香椿树吃立夏门口的独特含义。香椿,世人爱它枝头最鲜活迸发的那一段光阴,香椿吃完春天也就过去。而时光轮转一圈后,便会催生人们对接下来生活的一种期待。而它同样给远在家乡的游子与家乡亲人一种难忘的记忆和连接的纽带。

谷雨念椿味儿,心中满是乡愁与期待。

★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三沙 三沙

■钟法权

你在祖国的最南端
五颜六色的海面是你最漂亮的面孔
五颜六色的云朵是你最漂亮的衣裳
五颜六色的波涛是你最温柔的胸膛
五颜六色的沙滩是你最迷人的裙裾
我情不自禁地拥抱你
三沙 三沙

浪涛与沙滩在细语
战舰与飞浪在细语
战机与蓝天在细语
椰树与海风在细语
姑娘与小伙在细语
战士与钢枪在细语
老人与海鸥在细语
我情不自禁地呼唤你
留下来 留下来
像羊角树那样扎根固岛
像椴仁树那样撑起阴凉
像三角梅那样笑迎宾客
像椰树林那样迎击风暴
像官兵们那样守岛爱岛
我要用一生的情拥抱你
哪怕是天荒地老
海枯石烂才是我不变的心愿

仰望军旗

■李长松

再回首 我的眼中
闪烁着泪光
因为我的心啊
早已飞回到您的身旁
跟您走过二十九载
铸就了我一辈子的荣光
烈士鲜血染红的您
永远飘扬在我的心上
再抚摸一次难舍的军装
还依稀可见入伍时的模样
今天告别军营 已经两鬓染霜
只有您能明白
军装在我心中那份
沉甸甸的重量
再向您敬一个庄严的军礼
虽然我已不在军旅
但老兵心中
仍有冲锋的渴望
祝福亲爱的战友
你们正成为新时代
全社会尊崇的榜样
祝福伟大的军队
一定能在强军征程上
谱写壮丽辉煌的新篇章

青春课

■杨勤良

★ 精短小说

想象,为生活插上翅膀

赵敏阳,北方大汉,仪表堂堂。上个世纪70年代,高中毕业的他当兵入伍。因为爱好文学,写小说,也写诗歌,战友们都叫他“赵秀才”。

他写的反映部队军事训练的通信报道发表后反响热烈,第一年就荣立了个人三等功。第二年,他被调到一个新建的炮兵团,在连队当文书。当年,连里还有不会写信的战友,他就主动承担代为写家信的任务。此外,他还担任了连队的文化教员。

新建建的炮兵团还没有营房,暂住在老百姓家里。赵敏阳他们连住在一个叫青石桥的村子里。村里很快也打起了赵敏阳的主意,请他辅导村里的孩子写作文,还请他在村里的夜校教语文课。

这个时候,家里给赵敏阳介绍了女朋友,他谈起了恋爱,鸿雁传书,很快进入了热恋阶段。女朋友一再催促他早点退伍回去结婚,赵敏阳当了四年兵就退伍了。婚后,他找到了一份称心的工作,又有了一对双胞胎女儿,忙忙碌碌,一晃就是三十多年。生活平静如水,年轻时的激情和理想早已不在。临近退休,他感觉心里总是空落落的。

赵敏阳很怀念在部队的生活,时常想起那个叫青石桥的村子。这次,他利用出差的机会,去了一趟青石桥村。

赵敏阳刚进村就被老乡认出来了,村里的人居然还有人记得他。他很激动,也很感动。老主任八十岁了,见到他的第一句话:“赵秀才,这么多年都不来看看我们。”

老主任又说道:“你对我们村是有贡献的,村里出的大作家就是你培养的。大名鼎鼎的海霞,就是我们村的何三妹呀。”村主任的话让赵敏阳大吃了一惊。

赵敏阳读过著名女作家海霞的中篇小说《青春无悔》,讲的是一名军人,爱好写作,在部队很有成就,后来到地方工作,成了著名作家。小说写得很感人,故事情节引人入胜,曲折的奋斗励志之路令人难忘。小说的主人公钱鸿扬回到地方上工作,克服了许多困难,战胜了疾病,超越了自我,依靠坚定的信念和毅力坚持写作,实现了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人生价值。

赵敏阳读到何三妹发来的微信,心中泛起涟漪。他迫不及待地拿起笔,想要找回逝去的青春。

第二天早上,赵敏阳收到了何三妹发来的微信,是“英语早操”。中英文对照,还有她那纯正的普通话语音:“有人总说已经晚了。实际上,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光。对于一个真正有所追求的人来说,生命的每个时期都是年轻和及时的。”

赵敏阳看到何三妹发来的微信,心中泛起涟漪。他迫不及待地拿起笔,想要找回逝去的青春。



十年前,机关业务处要编写一本航空气象史,任命我为主编。58年的编年史,让我这个上世纪90年代入伍的、当时还称得上年轻的业务干部来当主编,真是勉为其难了。特别是对最初的空战气象保障部分,我脑子一片空白。而这部分是最需要深入挖掘并载入史册的。我找处长请辞,他建议我:“你别有畏难情绪,先到干休所采访一下李立山吧。”

查阅李立山的履历:男,汉族,河北蠡县人,1929年9月出生,1941年1月入伍,曾参与解放浙东沿海诸岛战斗、打击敌袭扰飞机等重大任务的气象保障,为海军航空兵气象事业的创建、发展做出了较大贡献。

哇!怪不得领导说找到李立山,那段历史就有了。

再看他的荣誉:李立山同志在抗日战争期间获晋察冀军区颁发的“五一”纪念章一枚,在解放战争期间7次荣立三等功、一次荣立二等功,1988年被授予独立荣誉勋章。

干气象的居然能获得这么大的荣誉,作为后辈同行,我既骄傲又惊讶。在干休所见到李立山时,满头白发的他正穿着一件老旧军棉袄,蹲在墙根底下晒太阳。我左手抱一束鲜花,右手拎一只果篮,脸上堆满了笑,快步向他走过去。

“老首长,打扰您了!”我笑道。李立山打量着我,皱起眉头说:“气象处编史,怎么派个小姑娘来?”我心里多少有些不快,但还是保持灿烂的笑容说:“不小啦,孩子都会打酱油啦。”

“在我眼里,那也是小姑娘。”“那是那是,您是老前辈。”

跟李立山进了家门,刚坐下他就把一叠材料交给我:“你们处长打电话说了,特别是解放一江山岛的气象保障,他让我跟你好好讲讲。我写了个东西,你先看。”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于1955年1月18日首次实施联合渡海登岛作战,攻克敌占一江山岛。我有幸被选派到前指参战,担负战区气象保障工作,既有一些亲身感受,又留有当时的工作日记本。把参战经历记录下来,把历史资料留给后人是我应尽的责任。

1955年1月14日,接海军首长命令,叫我执行一项特殊任务,完成后立即回京。

记得是海航作战处处长打来的电话:“火车票已派人去买,到上海后直接到码头。船票航一师也已派人去买,买票的人是熟人,他在码头等你。”

我暗暗想,执行打仗侦察这样的特殊任务是我的老本行,信心百倍地出发了……

16日早晨我到宁波机场气象台,了解了天气形势,研究了近2-3天的天气情况,立即去位于机场调度室(后来成为宁波机场气象台值班室)楼上的指挥



三清奇峰 (中国画)

庄明正作



长征

第4505期